讀四書大全說

讀四書大全說卷九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離婁上篇

以六律正五音但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五音言而人聲之五音不在其中葢人聲之五音一因其自然直是無可用力正得處律之所能正者以立長短大小多少輕重之法而取清濁緩急修促洪細之定則也耳無定準藉數以立質隨質以發聲而八音之宮商角徵羽乃以分爲蓋八音之有響雖天地之產使有可以得聲之材而其成音也必繇人製製之自人則或增或損無成則而必亂故必

以六律一成之數為之準而合於數者合於音矣若人聲之清濁斂縱一仍乎自然之喉舌脣齒觸一成以還莫之為而自動於竅雖有六律亦安所施哉此亦不待審樂者而後知也若夫歌唱之節亦有所待以取和則又恃五音已正之八音定其疾徐之度耳故六律者以正五音於八音而八音者又以其五音之叶正人聲之五音也在古樂則房中升歌以瑟餘樂以笙磬於今世俗之樂則南以拍板北以絃索古樂今樂雅鄭不同而人聲之受正於五音不受正於六律一也程氏復心只此不知乃謂聖人制五音以括人聲矮人觀場無勞饒舌可已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唯宋仁宗可以當之其不可法於後世者則漢文景是已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許其足以王者猶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之人可以保四海無欲穿窬之人可使義不勝用耳偶然半明半滅之天良安得遽謂之有仁心耶至若梁武帝者篡其君而推之刃懼冤報之相尋思以苟免其人誅鬼謫之大罰而又擇術不審託於無父無君之教以自匿抑且貪非所據憤不自戢殺人爲於城野毒禍中於子孫正孟子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不仁之尤者也乃云天下知其慈仁知之者誰耶不過游食之髡飽其利養讚歎功德而已若天怒人

怨衆叛親離本紀可考安所得慈仁之稱哉以齊宣愛牛之心而行先王之道若因牛星之火欲成燎原之勢自非孟子爲之吹噓播颺之固必不能爇其一暴十寒之心元自不給於用而擴充之也自非旦夕之功若彼始爲亂賊繼爲浮屠之齋行卽使依樣胡盧行井田立學校亦與王莽之效周官以速亾者無以異安所得澤被於民而法垂於後耶范氏於是爲失言矣慶源云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眞差爲近實然衍之惡積而不可掩不仁之聲遺臭萬年豈但失眞而已哉

不慾不忘兩不字元是工夫字與無慾無忘不同不以有

意而愈謬之不以無意而遺忘之乃能循用舊章以遵先
王之道在詩之以祝王之子孫者固爲願望之詞非有率
用舊章者而以贊其無愆無忘之美孟子斷章引此亦正
於不愆不忘顯遵法者學古之功不得以不愆不忘爲無
過率繇舊章爲遵法遵文立意也遵法而可無過乃孟子
引伸詩人言外之旨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以補詩所未言之效若詩已有無過意則當以此之謂也
直結之矣集註未安
法律之不可勝用仁之覆天下雖聖人之以爲法於後世
者以此乃聖人之自以制器審音平治天下先須用此非

在聖人獨恃其耳目心思已足給用但爲天下後世不能如己之不待於法故須與立箇法度也集註似誤看一繼字將耳目心思之既竭作聖人自用之道聖人已自了當後又加上一種方便與後人如此說來未免害理此雖爲上古聖人而言然其云竭目力之聖人者豈其明之過於婁班竭耳力之聖人者豈其聰之過於師曠竭心思之聖人者豈其睿習之過於堯舜則亦但竭其耳目心思終不能制器審音而仁天下於是繼求之一定之法使目有憑以用其明耳有憑以用其聰心有依據以行其仁然後知向之徒勤於耳目之力心之思者必至此而後非妄也規

矩準繩元不是目力看出來底六律元不是耳力聽出來底不忍人之政元不是師心億度想出來底集註猶以爲未足一語殊不穩妥豈但以爲未足哉直是耳目心思之力與形之方員聲之五音天下治平之理全然湊泊不著規矩準繩因乎象六律因乎數聖人不於目求明於耳求聰而以吾心之能執象通數者爲耳目之則故規矩六律之所自制不得之耳目者而得之於心思以通天下固有之象數此以心而治耳目也不忍人之政上因天時下因地利中因人情聖人不任心以求天下而以天下固然之理順之以爲政此以理而裁心思也故仰觀天文俯察地

理察邇言以執兩端而用其中豈有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之自用者哉聖人用之而自不可勝用乃以垂之後世而亦不可勝用其理一其效均也如謂先王為天下後世故制此法度若聖人之自為用者一目擊而方圓卽定一流耳而五音卽定一致思而仁卽被於天下則此聖人者將如佛氏之觀十方世界如掌中果一按指而海印發光一皆成就耶言之無實亦不祥矣既者已事之詞也繼者遂事之詞也已竭耳目心思云者勞已盡而積未成也繼之以規矩準繩六律仁政云者言彼無益而得此術以繼之乃以遂其所事也雙峰乃云唯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

要繼之不忍人之政然則使天下而盡有聖人則更不須此不忍人之政乎是孔子既作而伏羲之易唐虞之典殷周之禮皆可焚矣此老子剖斗折衡之緒論釋氏黃葉止啼火宅化城之唾餘柰何游聖賢之門者不揣而竊其旨也

人君之所不得於天下者亦唯不親不治不答以敬而已其以涖下士而定邦交者亦唯愛之治之禮之而已仁智敬之皆反求矣則亦更有何道之可反求也只此三者包括以盡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是總括上文以起下義雙峰乃云上面三句包括未盡皆字說得濶徒爲挑撥了

無實義當亦末之思爾
林氏所云諸侯失德巨室擅權自春秋時事逮乎戰國天下之持權者又不在世卿而在游士矣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唯晉厲魯昭齊簡爲然戰國時列國之卿與公室爭彊弱者僅見於田嬰韓朋然亦終不能如三家六卿之彊逆也以蟠根深固之魏冉而范雎一言則救死之不暇七國之貴公子者劣以自保其富貴安得有君欲勝之不能而取禍者哉孟子說不得罪於巨室與周公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意同乃以收拾人心於忠厚仁慈之中而非有稱兵犯順之王承宗跋扈

不恭之[illegible][illegible]須爲駕馭不然則效安史滔泚之爲也看孟

子說而以德教溢乎四海則其云爲政不難者爲施德教

之令主言也若唐憲宗一流恩威兩詘之君本無德教不

足言矣孟子七篇屢言興王業之事而未詳所以定王業

者蓋此一章是已得天下後經理措置之大業所謂爲政

者言得天下而爲之也得天下而爲之而先以尊尊親親

重賢敎故之道行之於廟堂之上君臣一德以旬宣而綏

理之勿使游談之士持輕重以亂天下之耳目則指臂相

使而令下如流水之原矣當此之時君臣一心德而天下

待命爲安所得擅權之巨室殺之不能縱之不可須以處

置逆持其生命乎裴晉公之進說也挾韓弘承宗之叛服以爲辭而云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此等章疏便是三代以下人習氣上失格君之道下乖純臣之義只麤著禍福聲勢脇持其君以伸己意而其文字流傳適以長藩鎭之惡而不恤以皇甫鎛之不可使居相位爲老臣者不能正君心於早以杜其萌則唯稱引古誼以明貴義賤利尊君子遠小人之大道若其不聽無亦致位以去而已今乃引叛臣之向背以怵其君使之懼而肅吾言則己志伸而國是定卽其不聽而抑有所操挾以自免於誅逐其於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相去遠矣三代以下無大臣者此

也柰何引孟子而同之
粗疎就文字看則有道之天似以理言無道之天似以勢
言實則不然既皆曰役則皆勢矣集註云理勢之當然勢
之當然者又豈非理哉所以慶源雙峰從理勢上歸到理
去已極分明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理當然而然
則成乎勢矣小役大弱役彊勢也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
即此為理矣大德大賢宜為小德小賢之主理所當尊尊
無歉也小德小賢宜聽大德大賢之所役理所當卑卑斯
安也而因以成乎天子治方伯方伯治諸侯諸侯治卿大
夫之勢勢無不順也若夫大大之役夫小彊之役夫弱非其

德其賢之宜彊宜大而乘勢以處乎尊固非理也然而弱小之德與賢既無以異於彊大藉復以其蕞爾之土一割之力妄逞其志欲將以隕其宗社而亦亡俘虜其人民又豈理哉故以無道之弱小而無彊大者以爲之競則競爭無已戕殺相尋雖欲若無道之天下尚得以成其相役之勢而不能則弱小固受制於彊大以戢其糜爛鼎沸之毒而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已曹操曰使天下無孤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自操言之固爲欺凌跋上之語若從旁睥睨又豈不誠然耶是雖不得謂彊大之役人爲理之當然而實不得謂弱小之役於人非理之所不可過也

故本文云小役大弱役强天也自小弱言之當役而役豈非理哉是非有道之天唯理而無道之天唯勢亦明矣雙峰以勢屬之氣其說亦可通然既云天則更不可析氣而別言之天者所以張主綱維是氣者也理以治氣氣所受成斯謂之大理與氣元不可分作兩截若以此之言氣爲就氣運之一泰一否一淸一濁者而言則氣之淸以泰者其可孤謂之理而非氣乎有道無道莫非氣也此氣運風氣之氣則莫不成乎其勢也氣之成乎治之理者爲有道成乎亂之理者爲無道均成其理則均成乎勢矣故曰斯二者天也使謂泰有理而非氣否但氣而無理則否無卦德矣是

雙峰之分有道爲理無道爲氣其失明矣若使氣之成乎亂者而遂無理則應當無道之天下直無一定之役人自爲政一彼一此不至相啖食乘盡而不止矣其必如此以役也卽理也如瘧之有信豈非有必然之理哉無理之氣天地之閒卽或有之要俄頃而起俄頃而滅此大亂之極如劉淵石勒敬瑭知遠百年而不返則天地其不立矣理與氣不相離而勢因理成不但因氣氣到紛亂時如飄風飄雨起滅聚散迴旋來去無有定方又安所得勢哉凡言勢者皆順而不逆之謂也從高趨卑從大包小不容逆阻之謂也夫然又安往而非理乎知理勢不可以兩截溝分則雙峰之言氣亦

徒添蛇足而已
言理勢者猶言理之勢也猶凡言理氣者謂理之氣也理本非一成可執之物不可得而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於氣上見理迨已得理則自然成勢又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雙峰錯處在看理作一物事有轍迹與道字同解道雖廣大然倘可見倘可守未嘗無一成之例故云天下有道不可云天下有理則天下無道之非無理明矣道者一定之理也於理上加一定二字方是道乃須云一定之理則是理有一定者而不盡於一定氣不定則理亦無定也理是隨在分派位置得底道

則不然現成之路唯人率循而已故弱小者可反無道之理爲有道之理而當其未足有爲則逆之而亡也孟子於此看得勢字精微理字廣大合而名之曰天進可以興王而退可以保國總將理勢作一合說迪爲分析失其旨矣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自是三項人國削兵衂自偸一日之安者安其危也能爲國家之菑害者而彼反以爲利如虞公之璧馬平原君之上黨禍所自伏而偏愛其餌者利其菑也荒淫暴虐爲酒池肉林瓊林大盈者樂其所以亡也不仁者之有此三者亦各有所因昏惰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安其危貪利樂禍小有才而恔害無已故

利其菑時欲敵國沈湎而不知反故樂其所以亡三者有一即不可與言矣如宋理宗亦無甚利菑樂亡之事而但居危若安直是鼓舞譽戒他不動梁武帝未嘗安危樂亡乃幸侯景之反覆以希非望之利故雖自憂其且敗而納景首禍之心終不自戢則人言又何從而入若唐元宗之既飾未嘗安危而利菑也特以沈湎酒色而卒致喪敗則雖知張九齡之忠而終幸李林甫之能寬假以徵聲逐色之歲月故言之而必不聽三者有一則必至於亡國敗家而若楚懷王秦二世隋煬帝宋徽宗則兼之者以其昏惰安危貪牧利菑沈溺嗜欲樂亡者而言之則統為不仁然不仁者

未必皆合有此三者也雙峰歸重末句自未分曉其意以爲唯荒淫暴虐者則與集註心不存之說相爲脗合乃集註心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一語亦撞起此不仁者太高若論到存心上則中材之主能保其國家者若問他仁義之心在腔子裏與否則無論三月不違即日月一至乃至一念之分明不昧亦不可得然而以免敗亡而有餘者則未能仁而猶不至於不仁尚可與言也人而謂之不仁豈但不能存其心哉直已喪其心矣心不存者謂仁義之心不存也喪其心者並知覺運動之心而亦喪也昏惰貪忮沈溺之人他耳目口鼻精神血氣只堆垛向那一邊

去知辨別假故君子終不可與言弗能爲益而祇以自辱若僅不能存其心則太甲成王之蚤歲固然正伊尹周公陳善責難之幾也何遽云不可與言耶

反身而誠與大學誠意誠字實有不同處不與分別則了不知思誠之實際誠其意只在意上說此外有正心有修身修身治外而誠意治內正心治靜而誠意治動在意發處說誠只是思誠一節工夫若反身而誠則通動靜合外內之全德也靜而戒懼於不睹不聞使此理之森森然在吾心者誠也動而慎於隱微使此理隨發處一直充滿無欠缺於意之初終者誠也外而以好以惡以言以行乃至

加於家國天下使此理洋溢周徧無不足用於身者誠也三者一之弗至則反身而不誠也唯其然故知此之言誠者無對之詞也必求其反則中庸之所云不誠無物者止矣而終不可以欺與僞與之相對也朱子曰不曾虧欠了他底又曰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但依此數語根究體驗自不爲俗解所惑矣大學分心分意於動靜而各爲一條目故於誠其意者說箇毋自欺以心之欲正者居靜而爲主意之感物而有差別者居動而爲賓故立心爲主而以心之正者治意使意從心而毋以乍起之非幾淩奪其心故曰毋自欺

外不欺內實不欺主之謂也今此通天人而言誠可云思誠者人不欺天而誠者天之道又將謂天下誰欺耶故雖有誠不誠之分而無欺僞之防誠不誠之分者一實有之一實無之一實全之一實欠之了然此有無全欠之在天下固不容有欺而當戒矣誠者天之道也天固然其無僞矣然以實思之天其可以無僞言乎本無所謂僞則不得言不僞（如天有日其可言此日非僞日乎）乃不得言不僞而可言其道曰誠本無所謂僞則亦無有不僞（本無僞日故此日更非不僞）乃無有不僞而必有其誠則誠者非但無僞之謂則固不可云無僞者天之道也其可云思無僞者人之道乎說到一箇誠字

是極頂字更無一字可以代釋更無一語可以反形盡天下之善而皆有之謂也通吾身心意知而無不一於善之謂也若但無僞正未可以言誠但可名曰有恒故思誠者擇善固執之功以學問思辨篤行也己百己千而弗措要以肯天之行盡人之才流動充滿於萬殊達於變化而不息非但存眞去僞戒欺求慊之足以當之也盡天地只是箇誠盡聖賢學問只是箇思誠即是皇建其有極即是二殊五實合撰而爲一

孟子言皆備即是天道言擴充即是人道在聖學固不屑與鄉原之似忠信似廉潔者爲對在王道亦不屑與五伯

之假仁假義者為對學者先須識得此字然後見處眞立處大可有至百步之力而亦不昧於中百步之巧若將此誠字降一格使與欺字偽字作對則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之小人便是配天之至誠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大段事只當得此思誠一思字曰命曰性曰道曰敎無不受統於此一誠字於此不察其引人入迷津者不小廣平引大學欲誠先致釋明善誠身之序自是不謬以致知誠意是思誠者知行分界大段處也若慶源欤認誠意為誠身而抓責之隱微之無欺則執一礫石而謂太山之盡於是亦烏知其涯際哉

文王當商命未改之時猶然受商之鈇鉞以專征故無圖天下之心而後爲大公無私若孟子所以期當時之侯王者則異是周德已訖而民之憔悴甚矣天命須是教有所歸斯民須是令之有主此亦有廣土衆民者義之所不得辭則但行文王之政不必心文王之心而已無媿於文王況乎漢高之王漢中秦已亡而天下裂義帝之在郴南初未嘗正一日君臣如夏商世德相承之天子爲漢之所必戴也至項羽之稔惡已盈固不足以爲盟主分漢王於漢中非所宜順受之命使漢君臣不以天下爲圖徒保守一隅養民致賢而一無所爲爲之則一吳芮尉佗而已矣集

註以私衆漢末合於時措之宜也到廓然大公處卻在己
在人更不須立町畦自貽胸中渣滓上審天命下察人心
天理所宜無嫌可避使文王而當七雄秦項之際上無可
服事之故主下無可推讓之鄰國又豈得不以天命不可
曠民望不可違爲大公至正之道哉七雄之不仁項羽之
不義既惡劇於紂崇而必不可北面事之苟有其德允當
其位而當此兩不相下之勢如項羽之不併天下不休者
又豈如四海又安僅保一方之三苗可舞干而格則以天
下爲己任者勿貳爾心而夙夜以期乎必濟正以其身爲
天下用而不徇小名小義以自私藉令漢高而忘天下也

牘觀此中國糜爛瓜分於項氏之手又豈文王之所忍為
乎乃若漢高之德媿文王者則其所致之賢非伯夷太公
顛夭宜生之屬兩生四皓終不見庸而濫以天爵施及閒
伍其養民之政因陋就簡使五帝三王强敎悅安之大德
斬焉不傳於後世斯以為周漢醇疵之差別爾若其圖天
下於秦項之手而往必求濟也則與堯舜湯文何異道之
有哉
以手援嫂自是驚天動地事集註云非若嫂溺可手援式
把手援看作等閒坐為孟子了了欲手援一語賺惑孟子自
緣淳于髡滑稽無賴到底不屑與他正經說只折合得他

便休其與告子任人輩語皆然子欲手援天下乎非法語
也此處唯南軒及朱氏公選看得精析不亂嫂溺自是用
常禮不得處與湯武征誅伊周放戮大舜不告一例若當
時天下之溺只是正道上差錯了要與他整頓卻易只消
得守道之常爲之匡正則事半而功已倍矣何用似以手
援嫂做出者樣非常事來故孟子之道合則行不合則止
猶男女無別時只依著授受不親之常禮便足整頓自生
民以來一治一亂聖賢看來全無詫異而繇亂向治之時
爲之撥亂反正大經大法如運之掌固不消手忙腳亂也
其云子欲手援天下乎謂援處與溺處各有登對無事張

皐如嫂命瀕危須破禮合權耳

雙峯說曾皙不私其口腹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此言害道不小子之事親若在飲食居處之際較量著孰得孰失得則順之失則逆之卽此便是不孝之尤陳了翁云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見其有是卽見其有不是矣以餘食及人當甚好處曾子曾元皆處貧約卽撙節而俾無失肉以得盡養亦未便是不好曾元惆中正執此道理與父母計較耳且餘食之所及者果飢寒待此以爲命者乎或在童稚或在僕妾亦只是呴呴之愛有如父素所餘之財貨以授

非所當得之愛矣則固溺愛不明而陷於惡矣乃天下不孝之子纔於此辨是非便做出逆天大惡來也不顧恤故舜之琴弤干戈自非象之所宜得然使父母欲以與象豈便固執不與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則亦無是底父母也凡此之類父母即極其不是也只欣然承順嬰齊云要諭之使合於道一諭便是責善責善便是爭爭便是忤逆父子之間各執一是以相訟而人道滅矣若禮所云有過則諫者自是關係行檢大綱目處豈在臠肉杯酒斗粟尺布之間苛求其得失貴戚之卿且必君有大過而後諫況子之事親耶且過之大小亦因乎人之生平若文王孔子以爲

父則一舉動之可疑不妨以異同請益若在瞽瞍則但不格姦而已足至於言行好惡之紕繆一一而辨其得失將終日疾首蹙額於問安視膳之時卽欲求一刻之承歡而不得矣故唯親之可諭於道而不怙其惡者乃可施其幾諫要亦須於己所修之子職了無干涉然後可見之言詞此非以避嫌也纔到干涉處恆人之情便易動怒相激而爲賊恩之事所必至矣故曰直情徑行夷狄之道也新安云一飲一食之閒尚承親志如此況其立身行己之閒乎只此極得曾子之心

舜之於瞽瞍便盡索其所有以與象亦須訢然承順至於

舜之孳孳爲善莫之能禦雖非瞽瞍之所欲則又不敢量其親之必無此志而不以完德爲承志也在親自有志事之分在我又有失身不失身之別親既不但有其志而見之言語動靜如閒有餘之類於我則雖不盡當於道而終不至於失身如以餘食與非所當與者者處正好行其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之心故舜之牛羊倉廩琴弤干戈便瞽瞍將授之盜賊也不得留纖芥於胸中其不可者唯欲使象代舜爲天子耳以天子之位天授之堯禪之非舜之有也人子之於親能有幾椿事物與舜之有天下一例乃忍區區較其爲公爲私爲得爲失哉甚矣雙峰之俗而悖也

唯瞽瞍欲以舜之天下與象則不可承順若泰伯伯夷則亦必訢然承順舜受堯之天下本非所有而以道受之徇私親而以與象便是失道矣道則失身矣泰伯伯夷以世及之國幸親不以與異姓而欲授其弟則承志而逃之方是求仁方是至德方是不失其身叔齊之賢不能過伯夷而以偏愛故亂長幼之序雙峰所云不好底意思孰甚於此浸令伯夷見親之過而欲以諭孤竹君使勿紊長幼之禮豈非衛輒之流亞乎且訓者處所豈但伯夷卽凶悖貪嚚之子也難出口去諭欲諭而不能而又懷必諭之心懷忿浸淫而爲臣之惡起矣故曰雙峰之說害道不小

人之易其言與好爲人師兩人字雲峰以爲與大學修齊章人字不異亦自分曉但爲易其言者説則所謂徵色發聲而後喻者自不可與上智同年而語然苟有責而不易其言猶在困學之科雲峰云爲泛然之衆人而言則又太屈抑之矣泛然之衆人一面受訶罵一面讕言無忌也若惠施之遇匡章理愈窮則詞愈遁又何嘗肯自媿怍而息

説況悠悠之人並不逮惠施者乎至於好爲人師者則泛然之衆人固不特無其事而抑並無其志且雖好之而人終不師之則亦何患之有雲峰緣書言斅學半禮言教然後知困孔子以朋來爲樂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疑

聖賢之不以此爲患故有泛然衆人之說乃不知決一疑又入一疑也解聖賢文字須如剝笋相似去一層又有一層在不可便休須到純淨無殼處笋肉方見孟子此言元對當時處士而言聖賢既不以爲患衆人又無好爲師之事唯若惠施公孫龍一流人他不理會自家只要開立法門終日揣摩卜度宛轉曲折以成其說千枝萬葉總欲璀璨動人苟伸其一偏之旨而以爲人所宗主只此他劈頭便從虛誑上著力故其學之也亦非不博思之也亦非不深熟之也亦因而推之也亦遠乃其意中唯有此爲師之好將孔了也看做恁樣做出來底則迎頭便差墮入非辟

故曰人之患在此以其蔽陷離窮載胥及溺而莫能淑也凡此一類皆有過人之資而又不無好學深思之事乃以徇名求利自尊好勝之心可惜此一項有用人才墮入禽狄去故曰患患者自外來者也非其所應有之憂而以一好累之則既可深惡而抑可深悼如人之有病患非形體所固有乃以不正之氣所感流傳腑藏遂以傷生者然蓋子當時饒有此人只貪一箇北面皋比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便惹下人心世道一大害來故直指他受病根本為此輩淸夜鐘聲言汝之所以舍正路放本心而放恣橫議者只在此處趁門風圖利賴而已若能去此一好則以

汝之才亦何至充塞仁義而率獸食人乎此所謂可深悼者也乃儘他說得天花亂墜公然與堯舜周孔爲對壘也只是收合一起閒漢做成一部文章的本願勘破他此處卻元來自家也不曾果有邪僻在但爲些須名利造下者場虛謊此則所可深惡者也後來王仲淹全是此病而韓退之亦所不免通也愈也亦豈汎然之衆人哉近世龍溪以下諸儒傍釋氏之門庭以入流合俗而建宗風蓋亦不讀孟子此語耳

實與本確然不同本者枝葉之所自生實者華之所成也集註謂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是大綱說

道理悉無說二者是實則嫌於以仁民愛物貴貴尊賢等爲虛花放過諸有子之說以證其有可推廣相生之義實則有子之意以孝弟爲爲仁之本教學者從此立定根基發生去孟子則言凡盡五常之德者皆當以此爲實也若一向在外面去做御於二者有欠則是心已不著在腔子裏與自家根本真心相體認儘著外面推排都是虛殼子撐架著尋常說仁義禮知樂及至反躬自驗而其或爲切近或爲迂遠或爲精實或爲虛疏一倍了然自喻知唯此之爲實矣諸說唯西山說見大意劈頭仁義二條即是致爲仁義者一依據緊要事故五實字一般元無差異雲峰

横生異同將前二實字作人本心說便不得立言之旨者論原頭發生處但有遠近親疏之別初無先後之序人性之中仁義之全體大用一切皆備非二者先而其餘皆後一落後則便是習不是性矣唯斯二者痛癢關心良心最爲難昧故曰實當身受用處較其餘自別如穀有實乃是人喫得飽滿物事也雙峰及張彭老之說皆不合本旨蔡氏將知而弗去作兩件說更成詫異向後引證愈見支離說是非爲二又與此知明守固不相干涉倏而此爲二倏而彼爲二就蔡氏言之已爲四矣況從是而往斷得之用有千萬而無算者乎禮有三統樂有五音又豈禮有三

貫樂有五實耶其曰如五行水土俱旺於子乃不知土生於申是術家附會安排大不恰好處使土果生申而旺子則月令位土於長夏之中宮當午未之餘何在未得長生之地而辰亦土位恰當墓庫又何說也即以術家之言推之亦當謂土生於辰巳之交可耳水土相剋故不得同宮俱王也且此亦何足爲四德五常徵生王之說以化氣言四德五常以體性言如水生申旺子絕巳豈人心之智亦申生子旺而已遂絕耶又云五臟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其說尤鄙腎有二肝與肺且不啻二矣且以六腑言之太陽寒水爲膀胱膀胱亦有二耶內形既然外形亦爾如

口一而耳目鼻皆二其於五常四德又何象哉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雖然如一理卻不是一箇死印板刷定底畫可以形而上之理位形而下之數必不可以形而下之數執形而上之理若撇下本領只向畫形圖形擬算子分部位上討消息雖其言巧妙可觀而致遠必泥君子不爲也流子說知斯二者弗去只是一套話說教詳盡何消分爲兩層如腎二枚相似處源云知既明則自然弗去較之叅說自纔於邪然孟子一知字只淺淺說故加箇弗去未嘗如處源於知字下加一明字說得盡也以實求之事親從兒初無深隱莫察之蘊亦人所易知而特難於弗去

其所以難於弗去者以斯二者與其他事理不同凡理之有所得而復去者類爲私智邪說之所亂故知之明則不復去乃斯二者雖極不孝不弟之人亦無私智邪說淪亂他請作一番假名理只是其知之也不能常常不昧一會惺忪一會懵懂遇昏著時便忘了也去字當如字讀與不違仁違字一義俗作上聲讀者不通常知不昧便是弗去恰緊在弗去上見智非特其知之明而即以弗去也故慶源之說賢於蔡氏而要於此未當

事親方是仁之實從兄方是義之實知斯二者方是智之實節文斯方是禮之實樂斯方是樂之實若不於斯二者

盡得則雖愛以爲仁敬以爲義明察以爲智習儀以爲禮嫻於音律舞蹈以爲樂卻都是無實無實便於己不切卽非心德孟子立言之旨大概如此所以到樂上又須引伸一段繇樂之爲敎先王以和人神學者以治性情似所用以廣吾孝弟者而非孝弟之卽能乎樂故孟子又推出學樂者一段眞情眞理來自非心有日生之樂志和氣順以手舞足蹈自然無不可中之節奏則竟不可以言樂故學者之學於樂必足之蹈夫舞綴之位手之舞夫干羽之容得之心應之手足不知其然而無不然斯以爲樂之成然使其心之樂不日生不已則非其鬱滯卽其放佚音節雖

習而不可謂樂也唯能以事親從兄為樂而不復有苦難勉強之意則心和而廣氣和而順即未嘗為樂而可以為樂之道洋溢有餘乃以之為樂則不知足蹈手舞之咸中於律矣斯以情益和樂而歌咏俯仰乃覺性情之充足非徒侈志意以取悅於外物也此樂孝弟者所以為樂之實也樂斯二者一樂字有力是事親從兄極頂位次孔子所謂色難者正難乎其樂也故朱子曰要到樂處實是難得不是現成樂底須有功夫在其始亦須著意但在視無形聽無聲上做去調治得者身心細密和順則自然之樂便生自然之樂是生字上效驗勿誤以解樂字始樂時一須

加意去樂此聖賢一步喫緊工夫不可刪抹足蹈手舞自當加慶源說是作樂之事不然此二語更無歸宿聖賢恰緊文字斷不作有說無義鏡花水月語也若莆田黃氏向此段無是也二字作商量一片閒言游語讀之令人欲噦說事親從兄便有知之弗去節文而樂在裏面抑能知之弗去節文得當而樂之方叫得事親從兄雙峰以智禮樂爲道生大是差謬作文字時須如此宛轉分配實則言人能常知事親從兄外蕩其節文而內極其和樂則仁義禮智樂之實皆在是也集註然必知之明云云是朱子補出言外之意非孟子大旨其輕重知亦微有病蓋愛之推及

民物彼之施於貧與賢者求以盡仁義之大用則存乎知行之並進而事親從兄在孩提稍長而已知其喫緊工夫惟力行而已天下之不能事親從兄者豈不知親之當事兄之當從哉故於智必言弗去常提醒此心明了不忘是之謂智非求行之前日取事親從兄之理學之問之思之辨之以致其知也論語集註知猶記憶也恰與此處脗合知處有工夫而無條目只分明記憶得便是若夫事親從兄所應修之職辨之須明而處之須當者在此章則又屬禮之節文而非智之事故曰知字說淺不須加一明字兼乎彝則並尙知純乎貧則專尙行集註於此不無滲漏

不可以爲人謂意極嚴不可以爲子較寬一步說不順乎親是子道之未盡而不可以爲吾父之子也不得乎親則人而俞矣朱子于人是大綱說一段文字差錯此處輕重失審則將有輕天性之愛而專意於責善者舜恰緊在得親上故曰盡事親之道延平先生無不是底父母一語正於此立萬世之權衡

各止其所而無不安集註此語說得廣大如申生固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卻令天下之父子許多疑難處依舊不得箇安帖在中材以下要死既難賢智者又慮死之猶未爲盡道從此便開出岐路以至不忍言之事而亦犯之舜卻

平平常常移易得恰好依舊父愛其子子承其父天下方知無難處之父子何用奇特張皇不安其所而強有事也孟子此語籠罩千萬世智愚賢不肖父子在內故集註以廣大深微語配之讀者勿忽

離婁下篇

舜之於父文王之於君俱非行乎中國事而尤不可謂之得志孟子所言乃大行之常道南軒所云乃變處之微權相去正猶逕庭若論聖人處權變則道固不同舜傳賢而禹傳子文服事而武伐商一堂之父子君臣早已異矣況千歲而可執一耶新安此心此理之說自象山來象山於

此見得疎淺故其論人於佛其云東海西海云云但在光影上取閒架捉縣索只是三界唯心一籠統道理如算家之粗率乃孟子之言一揆也於東夷西夷千歲前後若論心理則何有於時地以時地言者其必以事跡之因時而制地者宥矣聖賢之立言也正在天理爛漫形著删動上徵道之誠然終不向燭影螢光尋個相似處測其離合而孟子一書十九爲當時藥石類真理以破妄說此一章書自縱橫國游談之士非先王之道者謂時異地殊法必改作不可以虞周之治治今日不可以蒲坂岐陽之治治他國故孟子顯示兩聖人所以行乎中國者時地相去之遠

如此而所以揆度天下之務者無異揆字自當如慶源解玩其揆一也文義自見判齊楚秦趙何不可移易之風俗而井田學校何徒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彼壞法亂紀苟簡趨時以就功名如趙武靈商鞅李悝者徒爲亂而已矣朱子於學庸章句論語集註屢易稿本唯孟子註未經改定故其閒多疏略未盡立言之旨如此類者不一而門人後學以師說未定輒借陸氏之詖詞附會成義以叛入異端後學之責當相與修明豈得雷同以遵註爲了境邪

行辟人亦是平政之事尊卑等秩各安其所正所謂政也君子之平其政至於行辟人而可則雖不近人情而自尊

卑人亦以爲平也此二語是救正子產不知大體處焉有大夫之車而庶人可乘之以渡水者乎此二句是一意端得人人而濟之連下三句是一意孟子文章簡妙處不須立柱子分對仗只一氣說下自有片段蘇氏唯不知此故以閒架文字學孟子文且不相似而況其道乎集註亦於此看不出淺云君子能平其政矣則雖行辟人焉而亦可然則政之未平者便當罰教與百姓肩摩衽接一揚胡鬨耶看文字須向周漢以上尋章法不可據八大家割裂排仗勾鎖分支此其得失雖小而始於害文者終於害意始於害意者終於害道亦非細故也四書分節處不可執作

眼目類如此
朱子說子產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行不忍人之政賜得孟子本意分明唯其有不忍人之心所以可謂之惠慶源譏其有內交要譽之心此酷吏生入人罪語備者立法嚴而宅心恕不宜爾也惟其有不忍人之心故孟子以不知爲政議之令其有內交要譽之心則此種徹底詐僞人不知爲政務亦不深使其嫻於政理以濟其姦則懲益滔天而無忌矣子產自是赤心救國一個社稷臣終不似陳氏之厚施王莽之謙恭唯以內交要譽爲心王莽以有此心故一部周禮依樣畫出適以流毒天下故曰知爲政以濟

其爲而惡益滔天也孟子說五伯假之也亦只在事上假若論他立心處雖有不端卻一直做去若獨處便起私心雖任拯溺救焚時也只在內交要譽上商量則天下又豈可謊欺只一兩端便霆融尸現直成一事不得又何以爲五伯何以爲子產而孔孟且以惠許之邪

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則君之與父不得合敬而又同愛矣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延平此語全從天性之愛上發出卻與敬處不相干拔若論敬則陳善閉邪之謂也苟不見邪更何所閉潛室叅著說天下無不是底君則於理一分殊之旨全不分明其

流弊則爲庸臣逢君者之嚆矢其根原差錯則與墨氏二本同矣君之有不是處諫之不聽且無言易位即以去言之亦自須早自分明故湯武伊霍之事既與子之事父天地懸隔即在道合則從不合則去矣則將順匡救君之是不是絲毫也不可借過如何說道無不是底去做得若人子見道無不是底父母則諫而不從終無去道也如云此自君之加我者而言之而非自其用人行政之失言也乃去就之際道固不可枉而身亦不可失故曰士可殺而不可辱假令君使我居俳優之位執猥賤之役亦將云天下無不是底君便欣然順受邪韓退之唯不知道故其

擬文王操有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顯出他沒本領假鋪排句當又何曾夢見文王心事來朱子從而稱之亦未免爲其佞舌所欺夫使文王而以紂爲聖明也果其心見以爲然耶抑心固知其不然而姑爲此愛之之語耶果其心見以爲然則是非之心已爲恭敬所掩所謂之其所畏敬而辟愛而不知其惡矣如知其不然而姑爲此語則與王莽之泣禱於天願代平帝之死者又何以別學人人倫之至不是侮舌賣詐底君之當敬豈必聖明而後敬哉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而豈得以舜之所以事瞽瞍者事君乎如云臣罪當誅則文王自見當

誅必將以祟侯爲無罪矣而又胡爲乎伐祟也聖人一誠而已矣爲臣而盡敬於君誠也君之不善不敢以爲聖明己之無罪不敢自以爲罪亦莫非誠也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則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塗飾罔昧冥行於人倫之際而可以爲誠乎孟子國人皆讐之言不爲無過卽以孟子去齊宿晝之事證其不然足矣韓退之以私意窺聖人慶源以淺見學延平非予所知

卽於唐宋人詩辭求之自有合理體語如云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云不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旣不失忠愛之旨而紬素自在較諸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語豈不有誠

僞之分也說到自家忠孝分上一勦襲卽入大妄退之是從凱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勦來正與慶源之襲延平同病胸中無箇血性只依他人見處一線之差便成萬里如退之說博愛之謂仁亦是如此緣他胸中未嘗有仁只攬取近似處湊手作文字其實他人品心術卻在顏延之庾信杜甫韋應物之下細取其詩文讀之敗露盡見也

孟子所謂大人皆自道也是充實之謂美進一步地位不屑屑與小人對橫渠精義入神觀其會通等語極切義理充實方有可會通之勢不得充實便有缺陷處則靠支貸處去補補處早是窒礙如何會通得既已充實而又致其

精義入神之功則光輝生於篤實之中便禮義皆從天真流出何至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禮義從中流出充滿篤實大要得之養氣其會通而入神以有其光輝者大要得之知言至此便渾身在天理上恣其撲執此幾與孔子不惑耳順同一境界但須著著爲守有力則未至於從欲不踰化不可知之境耳以此知孟子之所云大人者皆自道其所至而非但對小人而言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爲之者未使大差豈至於與似是而非者同科其云似是而非者雲峰之妄也似是而非則固非矣今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猶然爲禮義也似是而非乃鄉原之以亂德者如原

思辭粟自是非義之義豈遂如紫之奪朱莠之亂苗哉只緣大人以降義禮有不足處如貧家請客烹飪未能合宜不獲已且與遷就若集義而無所餒學不厭敎不倦而言入心通則如官山府海隨所取舍不至有何有何亡黽勉求之之事矣曾何小人之足云

言養則自與敎不同非君子之須有興衛乃受敎受養者之品地別也敎是箇大罏冶與其潔而不保其往者無不可施故不可行之於子弟養須是有可養之具倘如荑稗縱然養就亦不成稱集註謂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卽此二語自有分曉或過或不及而未足有爲者

自不至如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之頑訟也唯在所養之人爲有可養之材故或不須董之以威而待其自熟乃欲養之則必盡其栽培修剔之力而非有所故爲寬假此於君子不教子常法之外通一格言子弟之可養者不當執不教之律坐視其可以有成而棄之養與棄相對說只重在不棄不須於養字上作從容縕藉解書稱敬敷五教在寬與此全別彼言教愚蒙不可使知之民此言可養之子弟彼言敷五教大綱不干名犯義是粗底事此言養之使中且才進德修業是精底事新安引据全差

朱子說著箇便是不同處極須向不同處分曉若認大人

赤子了無不同則已早侵入異端界也凡看古人文字有顛倒讀皆順理者有只如此順直說倒不得者如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則倒說正己而物正者大人也亦可若此章則倒說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大人也不可不失其赤子之心未便卽是大人特謂大人者雖其篤實光輝而要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在有諸己之謂信者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矣此數章書自相連說下反覆見意大人者言雖不必信行雖不必果而赤子之心則必不失無不誠之明無無本之道也赤子之心是在人之天集註云無僞與易无妄一義繇人見其無僞非不爲僞之謂赤子豈刻意而

不爲僞者哉大抵人欲便妄天理便眞赤子眞有未全而妄不相涉大人之不失所謂無欲而後可以行王道者是已雙峰徇從飢便啼喜便笑上著解乃不知飢之啼喜之笑是赤子血氣分上事元非赤子之心然認此爲眞心是所謂直情徑行戎狄之道耳釋氏以行住坐臥運水搬柴爲神通妙用者正在此處墮人禽狄去孟子說箇赤子之心是從天道上見得不容向一啼一笑討消息孟子道性善則固以善爲赤子之心可知心統性情赤子便有性而未有情只性之善者便是若知啼知笑則已移入情矣雙峰之說正告子食色性也之邪說

既曰赤子之心卽性善之善則盡性者唯聖人乃又云有諸己之謂信已能不失赤子之心未便是大人豈不自相矛盾此又不然雖曰性善性卻不能盡善之致善亦不能盡性之藏可欲之謂善早已與性相應矣不失未便到盡處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豈可謂之失其性乎孟子亦止道性善卻不得以雋寶光輝化不可知全攝入初生之性中中庸說昭昭之天無窮之天雖無閒別然亦須分作兩層說此處漫無節奏則釋氏須彌入芥子現成佛性之邪見皆繇此而生愚每云性日生命日受正於此處分別在天之天不貳在人之天不測也

小註中朱子及輔陳二氏之說全以自然釋自得與南軒別乃集註旣云自然又云得之於己則兼采南軒之說以盡其義亦不可定謂南軒之弊有如莊子也本文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語相呼應深造之功正與自然之得相應深造不以道以道而造之不深則其時有所得是挐著一定要得卻刻期取效作可有得而據之此正與自然而得者相反如諺云瓜熟蔕落則深造而得之不勞矣然所謂自然而得者亦卽於己得之之意彼挐著守著强勉求得者唯其刻期取效於見聞而非得於心深造之以道則以道養其心而心受養於道故其自然而得者唯吾心

之所自生也既深造以道便已資於學問義理之養則與莊子守此無物之己墮耳目棄聖智以孤求於心者不同莊子撇下物理求自孟子精學問思辨之力以養其自大分別處只在此到頭來莊子自得其己而不問道之合離孟子得道於己而充其萬物皆備之體也豈至一言自而卽相混哉南軒唯他人二字下得不好沒著落在必求其歸則疑與莊子同看來他意旨原不爾只帶出一他人作反炤未免苟簡無實耳所以朱子既用程子自然而得之解仍須加於己二字使學者無疑得諸己者之非而靠定聞見斷棄此心從小體而失其大此自字唯不須立一人

字作對卻與反身而誠言反身者相近亦與論語註不言而識之於心一心字相通亦是學者喫緊論功取效處不可刪抹卽以自然而得言之所謂自然者有所自而然之謂也如人翦綵作花卽非自然唯綵雖可花而非其自體所固有必待他翦若桃李之花自然而發則以桃李自體固有其花因其所自而無不然無待於他綵此言之則吾心爲義理所養親得親生得之已而無倚唯其有自而然斯以自然而然明矣天下之義理皆吾心之固有涵泳深長則吾心之義理油然自生得之自然者皆心也其不自然者則唯其非吾心之得也此是學問中功候語與老莊

舍物求自以爲道者本自不同若因迹近莊子而遂以爲不然則夫自然者老莊亦嘗言之矣又何以可言自然而無害邪

佛氏不立文字莊子棄糟粕之說他差錯處非能背馳只是躐等天下那有兩箇道理許佛老與我並立而背馳只是他顚倒用來便於事理種種差錯如稻麥之有苗葉所以爲粟之房幹而粟必繇是以生非可輒於苗葉作可食不可食之想因棄苗而求粟聖賢之學則須說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佛老欲自得卽向自得上做去全不理會何以得何以自得顚倒說深造之以道便非自得聖賢則須

說博學而詳說之以反說約佛老欲說約則一句便從約說起而於約之所以爲約者只據一星兩星便籠罩遷就去顛倒說博學詳說便不得約此是喫穀種見解見人兩穀於田顛倒笑人可惜此可食之穀卻教墮泥土中變作草也思及此異端之愚眞可笑可憫儒者不察乃謂彼有徑直門庭我須與他分別則是見彼喫穀種子之愚便不粒食又奚可哉聖賢之道則是一以貫之異端則是以一貫之他一字小聖賢一字大他以一爲工夫屈抑物理不愁他不貫聖賢以一爲自得之驗到貫時自無不通他自字孤另聖賢自字充實他約字巧妙聖賢約字包括他極

頂處說佛法無多子只是趁此一線縈著去便謂之約謂之自謂之二聖賢卻看得無事無物非在己所當知明而處當者此一個萬物皆備之身須約束著萬事萬理無使或踰故不深造之以道必不能自得不博學而詳說必無以說約天下只有約說不盡行不徹也堯舜之禪受湯武之征誅周公之用而行孔子之舍而藏六十四卦之錯綜二百四十二年之天道王事皆約中所貫徹之實如何可以少見多怪而能說之集註謂多闢靡云云是專就俗儒記誦詞章之學反說若孟子之意則俗儒異端之妄俱於此闢之故徒博無益徑約則謬兩說若嚴其一不足以盡

本文將以二字之旨此言將以前章言欲其其義正同言所以如彼者乃以如此而俗儒之徒博異端之徑約其皆併錯可知已朱子答或問一段極切當蓋世所稱博學者只在風雲月露花鳥禽魚上用功合下便不可謂之學而所當學者全然不省更何有於博見之不眞言之無實又如何顯得詳旣云博學而詳說則顯與俗儒不同年語矣喫緊破妄處只緣不知約者妄意一言片語穿插伶俐做成一場大虛妄來故孟子特地與說必博學而詳說乃可說約故君子將以反說夫約必博且詳焉則汝以我之博且詳爲與俗儒之鬭靡誇多者同病而乖異乎約者眞

全不知學以自誣而誣人也聖賢分別處只是深造以道只是博學詳說於此做得清楚有緒更不消向自得及說約處立門庭矣

西山云人物均有一心人能存物不能存此語鹵莽害道不小自古聖賢喫緊在此處分別孟子明白決斷說一箇異字西山卻將一均字換了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告子猶能知其不然而西山卻滅裂此心教同牛犬蛇蝎去悲哉心便是統性情底人之性善全在此心凝之只庶民便去禽獸卻不會去禽獸只一向蒙蒙昧昧其或有精明處則甘食悅色而已此心存之又將何用朱子

云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此語如迅雷驚蟄除朱子外無人解如此道必知其異而後可與言存若云與禽獸均有之心但存得則好其不致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幾何哉西山於此似認取箇昭昭靈靈自然覺了能知底做心而以喚醒著不洗不掉爲存此正朱子所謂存禽獸之心者看孔子作春秋天道備人事浹定王道之權衡而亂臣賊子自懼全是雷雨滿盈經綸草昧事何曾與禽心獸心有毫髮相似如所謂昭昭靈靈喚醒主人者哉

緜貫警夜鶴鳴夜半雞鳴將旦布穀知春鶡鴠知寒蟋蟀

吟秋明駝渕水震巖三嘆主人翁只是此物此則與禽獸均有之心也孟朱兩夫子力爭人以異禽獸西山死向釋氏腳跟討箇存去以求佛性於狗子旁亭沒而聖學充塞西山且然况其他乎

不識得異字固是西山一大罪過扣緊存字作工夫則始於和靖之失而朱子亦未之定也西山云人能存而物不能存若謂禽獸不能存人心則彼本無人之心而更何所存若謂禽存禽心獸存獸心則即與君子同功愈不成說此存字與去字對說庶民之去亦非決意用力而去之但就其迷失無存而謂之去君子之存亦非必有物焉爲其所

據但綱紀不紊纔遠禽獸而謂之存耳存之在成德上見天理民彝人官物曲節節分明既不使此身此心墜於利欲之中與麈之淫虎之暴狼之貪等亦必不使此心孤據一空洞昭靈以握固而守之與鷄之警鸚鵡之慧眠牛飽豕之漠然無求同乃以使吾人居天地之間疆界分明參天地而盡其才天下萬世乃以推其德成之效而曰人之道於是而存也其曰幾希者則謂其相去之際出乎此則入乎彼其界限不遠乃所以異者既不遠則凡終身所為終食所念有幾希之不能異者即以無別於禽獸故幾希者嚴詞亦大詞也一指禹重山而非有一物焉孤孤另另亭亭

特特爲人之獨得可執而存之爲君子之所奉持而彼庶民者取此一寶命而擲棄之也以要言之此處添一箇心字不得人之自身而心自內而外自體而用自甘食悅色

人甘芻豢牛甘蘘芻毛嬙西施魚見之
深藏鳥見之高飛麋食色亦自迥異

以至於五達道三達德之用那一件不異於禽獸而何但於心件件異件件所異者幾希異便是存不存異便是去若孤据一心則既於心爭異而又於心言均其不自謂能存而但存禽獸之心者鮮矣雙峰說做箇存的樣子一語極好君子之存在德業上有樣子可見如舜禹所爲等而非有下手工夫秘密法也只如明倫察物惡旨酒好善言等事便是禽獸斷

做不到處乃一不如此倫不明物不察唯旨是好善不知好卯與無異於禽獸故曰幾希和靖說舜是存君子便是存之把定存之作工夫則硬執幾希爲一物非而爲君子者戰兢惕厲拏定者些子不敎放下其與釋氏三喚主人相去幾何恐其所謂些子者正朱子所謂與禽獸同者也硬認著些子作命脈便是執一要執一則是異端異端則是禽獸釋氏說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正拏定幾希以爲所存之物其二六時中不敎放下者和靖所謂存之也其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者和靖所謂存也乃不知聖賢全不恁地用功仁義且不把作一物拏著來用故曰非行

仁義在舜固然禹文孔子亦無不然湯武周公亦無不然
且如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自是道理周匝流通不嵗豈孥
定遠邇作降伏其心之具而為之也乎故君子之澤一章
但言道統不言心法聖人君子到此初無二致只件件與
立人綱修人紀更無安勉之分和靖强與分析以犯異端
之壘朱子未與折衷亦疏矣
若論異則甘食悅色處亦全不同若論其異僅幾希則仁
義之異亦復無幾虎狼之父子亦似仁蜂蟻之君臣亦近
義也隨處須立箇界限壁立萬仞方是君子存之若庶民
便愛親敬君也只似虎狼蜂蟻來趁一點靈光做去也苟

知其所以異則甘食悅色之中井井分別處即至仁大義之所在不可概謂甘食悅色便與禽獸同也聖賢要緊在美中求惡惡中求美人欲中擇天理天理中辨人欲細細密密緜緜分縷悉與禽獸立箇徹始終盡內外底界址若概愛敬以爲人斷甘食悅色以爲禽獸潦草疏濶便自矜崖岸則從古無此苟簡徑截之君子而充其類抑必不婚不宦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而後可矣朱子說人能推禽獸不能推亦但就才上見得末流異處而未及於性禽獸之似仁似義者當下已差了虎狼之父子只是姑息之愛蜂蟻之君臣則以威相制而利相從耳推得來又成甚倫理中

脩說誠之者人之道也方是徹底顯出誠仁誠知誠勇以行乎親義敘別信之中而徹乎食色之內經綸皆備中正不忒方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明明倫察物惡旨酒好善言以至於作春秋明王道皆從此做去豈孤保其一念之善而求助於推廣之才哉

目言仁義之心則以存之為工夫孔子曰操則存孟子曰存其心者忘也若人之異於禽獸則自性而形自道而器極乎廣大盡乎精微莫非異者則不可以仁義二字括之故曰非行仁義明夫非守仁義二字作把柄遂可縱橫如意也特其人紀之修人極之建則亦往往依仁義以為用

故曰繇仁義行此自舜至孔子無不以之盡君子之道者此章將湯武周公與舜孔子並敘不可更分性反湯武他處不及舜孔到此人禽關界小有蹉跌則已墮入異類而舜孔雖聖亦不能於此上更加滲漏何得又推高舜於君子之上徒添蛇足和靖批存之作工夫故橫竝異同循其說而不加之裁正則必以頑守一心爲存或且執虎狼之愛蜂蟻之敬爲仁義而務守其異合之天明則正朱子所謂存禽獸之所同者其害豈小哉

集註說性兼說形方是徹上徹下　知天知人之語性之異者人道也形之異者天道也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中庸以至誠爲天道亦是此理仁義只是性
上事卻未曾到元亨利貞品物流行中揀出人禽異處君
子守先待後爲天地古今立人極須隨在體認乃可以配
天而治物行仁義者不足以當之也孔子作春秋何曾有
仁義作影本只權衡來便是仁義若論其實也不過人之
異於禽獸者耳古今此天下許多夫君子或如此作來或
如彼作來或因之而加審或創起而有作豈有可傳之心
法直指單傳與一物事教奉持保護哉人自有性人自有
形於性盡之不盡禽性於形踐之不踐禽形而創制纘庸
仁義之大用立矣嗚呼此孟子之所以爲大人而功不在

焉下也

古之善射者類以羿名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葢唐虞之羿
以射教人者非有窮后也有窮后之死自以淫田不道非
有人妬天子之善射而殺之者集註以篡弑黨逆爲言要
爲未審如果羿與寒浞則彼此俱爲亂賊與安史父子等
皆蹈滔天之惡必誅不赦而但以取友不審較量其罪之
厚薄不已迂乎集註又譏庾斯廢公全私亦未察於春秋
時事春秋列國之相侵伐固不以斬將陷陣爲功如獻麋
遺弓奉漿攝飲當時正以此服人則不必其師友而釋之
亦未爲不可葢彼此均爲侯國旦干戈而夕玉帛殺一人

未足以爲利而徒深其怨故雖縱敵而軍刑不加其或勝或敗初不關宗社之存亡自不可以後世之武臣所與爭一旦之命者非夷狄則盜賊勝則安而敗則危者比也其必以折馘執俘虔劉濱盡爲功自戰國始有而成於秦項之際要非可論於春秋疆場之爭一彼一此者也不然則庾斯賣國全私與秦檜之班師周延儒之縱敵等其罪又豈在逢蒙之下而何以得稱爲端人

程子所云此章專爲智而發一句極難看雲峰孟浪聽得便與勉强穿合云本欲言智而先言性智五性之一也但作此見解則上而天下之言性也一句作何安頓孟子欲

言智而故爲此迂遠不相登之說作八寸三分幞頭起古人未有此虛脾文字朱子云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言水者都通下治水禹之治水使之下也）又云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夫然則朱子顯以所惡於智者一段申故者以利爲本之義見言性之當循其利而不可鑿而以禹之行所無事順其利下之理者爲徵是以智言性而非於性言智明矣乃又取程子之說而贊之曰得此章之旨則以天下之言性而不循利以爲故者類皆聰敏辯慧之士特以有智而不知所用則遂至鑿其所本不可通者而强之使通是不知用智之過而以成乎言性之失故曰鑿以自私則害於性

而反爲不智葢性隱於無形而已然之迹其利不利之幾亦不易察自非智足觀理則無以審之於微而傳之於顯則智本有功於言性之具而其所惡者特在鑿智耳其曰害性者非傷害其性中湻樸天眞之謂乃言其說之蠱害於所性之理猶孟子之所云率天下而禍仁義也迨其說戾於性而言以移心心以害事則邪說詖行交相牿亡卽以自賊其性而有餘然要爲智以害性而成不智而非卽以害性中之智如雲峯湊合之說也說性善便是行其所無事說性無善無不善等卽是鑿以水喻性以行水喻言性體與下言治厤同爲譬說故亦與答告子過顙在山之

說通若謂智以應天下之事理者而言則禹之行水卽用智之事而何以云若云亦其爲取類相譬以喻言性者之當善用其智固本文之極易知者也集註前後元無兩義特以程子之言不易曉了故爲曲通之如此以防天下之誤解程說割裂本文者而雲峰尙爾不知學者之大病幾讀一句書便立地要從此解去以邀悖謬安得好學深思之士而與論大義哉

集註釋鑿字上加一穿字朱子沿俗語而失者也穿鑿出淮南子上音串下音才到切穿竅也鑿孔也穿鑿者謂以方穿入圓鑿不相受也於此此處不切此鑿字自如字讀如

鑿石鑿渠之鑿本無歸徑强用力以求通如人性本無惡邪强說惡就桀紂之喪失其性者鑿之成理名之曰性以曲成其說而使之通則唯非已然之迹而其不順利也久矣若禹之疏瀹決排則但自故有底水道上施功終不似夫差煬帝李垂賈魯强於高原平地上鑿一河以挽水使入只此字喻極切加穿字則失之矣

已然之迹謂可見之徵也濟室云善惡皆已然之迹一句足折群疑乃均此已然之迹而或利或不利此正在當身體會若但據迹以爲徵則雖有其故而不利者多矣故天下之言性者云有善有不善則有堯舜微比瞽瞍象紂以

爲之故云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有文武幽厲以爲之故益繫以言性而性若實然則繫以言故而故亦有其可徵者矣唯反而求之以自得之則利不利以別此陳迹不足盡恃而唯心理之安者爲有本也性藏於心安於心者爲性之眞猶夫歷因於度數順於度數者爲歷之合仁山不知此乃謂苟求已往日至之數則將來者可坐而定則是但有故而即可定不論其利不利矣充其說則桀紂亦已往之徵也其亦可定性之惡矣千歲之日至一句自兼已往將來說歷家亦無板局故無可執之陳迹而務求之求者求其利也如歲差之法雖始於何承天虞劇乃杜預

所推春秋長厤往往與後人措歲差之厤合轍想古法固有進退增減唯如劉歆三統執定一十九八十一遷就以使必合則拘於故而不問其利不利强鑿之以求通也古今厤法唯郭守敬爲得理用天而不用人移易長極便是冬至短極便是夏至厤元在數十年之內周天定於萬分因其自然之利而盡撤黃鍾大衍之死法方與孟子言性就當人之心四端上求故一理若旁引陳迹不必其固然而執以爲固然未有能利者也仁山之論厤王安石之固河荀楊之言性皆守故而不問其利鑿而已矣

禹稷顏子一章只集註說得好諸小註皆過高而無實和

靖覽以時許三賢亦非愚所敢知章內說禹稷處詳說顏
子處略則疑顏子之但安貧不仕便是時措合宜慶源只
就出處上說無偏無倚無過不及試把聖賢致中和之全
體大用說得容易南軒謂此即是聖賢之異於楊墨夫楊
氏之失雖同室鬬而不救墨氏之病雖鄉鄰而必被髮纓
冠以救之同也乃即楊之爲己豈其足以與於顏子之樂
墨之兼愛豈其合於禹稷之心則聖賢之異於彼者不但
一或出或處而盡之實有其學術德業之不同本異而末
亦殊也若以顏子不仕亂世而即合乎無偏無倚無過無
不及之時中則與禹稷同立於唐虞之廷若岳牧百工以

下迄乎共驩及夫危亂之世嫉俗自貴而不仕若沮溺丈人以洎乎莊周列禦冦顏蠋陳仲子之流而皆時中矣集註各盡其道及退則修己八字是挑要語且不須撑高論到大本達道一貫時中去而顏子不改其樂唯此一樂是與禹稷同道底眞血脈不可以煜煜紫芝可以忘飢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者當之若但瀟瀟灑灑全性命於亂世正使有爲只做得管仲樂毅已足何曾得見禹稷項背來此須兼以論語集註中所樂何事求之孟子於萬物皆備反身而誠處見得此道流動充滿外不以世移內不以事閒無非以體入德而凝王道故曰禹稷顏子同道唯然

故其閑戶也實有以異於楊朱之閑戶其往救也實有以異於墨翟之往救而隱則爲沮溺出則爲管樂者皆不足云矣知此則慶源喜怒應感之說猶冰上打毬了無泊處蓋亦不足爲有無矣

萬章上篇

舜之處象與周公之處管蔡其所以不同者先儒論之詳矣然所謂管蔡之叛憂在社稷孽在臣民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此語亦須分別看非謂一身小而社稷臣民大也使象惡得成則天下且無舜而皆墊之害誰與拯之舜之一身所繫固不輕而以亂天下萬世君臣兄弟之大

倫者又豈細故此處只論舜與周公所處之不同更不論係與管蔡罪之大小與事之利害到兄弟之性更以利害較大小則已落私欲若以罪之大小言象之親弒君親又豈可以禍不及於臣民爲未減哉聖人之敦倫盡性只是爲己故舜於此且須丢抹下象之不仁不商較其惡之淺深害之巨細而唯求吾心之仁故象唯欲殺舜則舜終不得怒而怨之管蔡唯欲危成王之社稷故周公不得伸其兄弟之恩以兄弟之恩視吾君宗社之存亡則兄弟爲私以己身之利害視兄弟之恩則己身爲私總爲不可因己身故而藏怒宿怨於兄弟故不特不忍加誅而且必封之

若其比屑事主而借兵端於我以毀王室則雖未至有安危存亡之大故而國法自不可屈故孟子言瞽瞍殺人而舜不得禁臯陶之執若象以殺舜爲事事雖未遂而弑械已成其罪同浮於瞽瞍之殺人也遠甚藉使臯陶欲執之以抵罪則舜必禁之矣雖云聖人大公無我然到此處亦須猶顧自己先立於無憾之地然後可以立情法之準世儒不察便謂聖人概將在己在人作一視同等無所分別無所嫌忌但以在彼善惡功罪之小大爲弛張而曰此聖人之以天地爲一體者也爲此說者蔑差等以直情而徑行其與異端所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其命一流荒

誕無實之邪說又何以異所以聖人言禮必先說箇別嫌明微以爲義盡仁至之效若於所當避之嫌一概將在己在物看作一例卻向上面辨理之曲直害之大小卽此便是人欲横行迷失其心胡文定傳春秋謂孔子自序其績與齊桓等爲聖人以天自處視萬象異形而同體亦是議論太高不切實處使孔子視己之績如人之績美詞序之而無嫌則舜可視象之殺己與天下之殺其兄者同則又何待其害及於宗社臣民而始加誅哉堯授天下於舜則舜必讓之如但以社稷臣民爲大則安社稷殺臣民者宜莫如舜胡不慨然自任而必逡巡以遜耶象之欲弑舜也

猶在舜未爲天子之日故小偽得以孽害之小大立說向令舜已踐帝位象仍不悛卒有庳之不蒞以圖篡弒豈不與管蔡之流毒者同將爲舜者遂可俘之馘之以正其辜耶使然則漢文之於淮南且但遷之而未嘗加辟然且尺布斗粟之譏千古以爲慙德然則使周公而身爲天子其不可加管蔡以上刑亦明矣夫周公者人臣也不得以有其身者也身不得有故兄弟亦不得而有兄弟之道視乎身者也非父母之比也不得有身斯不得有其兄弟得有其身則得有其兄弟矣身所有之社稷身所有之臣民何患乎無君而又何患乎亂之不治乃虧天倫以曲全之是

猶剝首以救膚割肌以飽腹也不亦傎乎

百姓如喪考妣（喪如字謂以父母之服服之）四海遏密八音書有明文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孟子之釋書又已分曉古者民不得稱百姓至春秋時始通稱之古之言百姓者皆賜氏而有姓者也周則大夫世官而賜氏夏商以上唯諸侯爲有姓如喪考妣者即所謂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也若畎黎之不得以父母之服服天子自埋一分殊天理自然之節文與諸侯之不得郊禘庶子之不得禰其母支子之不主祭一例故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曰禮也者文稱其質物稱其情者也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知愚賢不肖

之雜節有君如堯可以感其哀於倉卒而必不能固其情於三年民之質也雖企及而必不逮者也乃毆天下而服三年之喪保無有斬衰非屨縱飲狂歌以經舞而以杖鬬者乎則是亂禮喪質而徒媟其君親矣故於禮無庶人服天子之文其言百姓者賓諸侯也漢文短臣子之喪而反令庶人同制二十七日之服薄於親而厚於疏亂上下之別其悖甚矣南軒以天下臣民爲言亦未可與言禮也

人君爲不善而天命去之於命言之則非正命於天言之則自正於人之受命而言之則非正於天之命人而言則正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正

天命之正也南軒於此辨得未精舜禹之相歷年多自是正堯舜之子不肖自是不正故朱子說本是箇不好底意思被他轉得好了總之正不正只可於受命者身上說不可以之言天天直是無正無不正也故乾之四德到說貞處卻云各正性命亦就人物言正天地不與聖人同憂本體上只有元亨到見功於人物上方有利不利貞不貞利貞於此者或不利不貞於彼利貞於彼者或不利不貞於此天下無必然之利一定之貞也堯舜與天合德故於此看得通透子之不肖而不傳之本不利而非正卻順著天用他所利所貞者吾亦以之利而得其正則所謂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矣然此道惟施之子則可若舜之於父母則不然號泣於旻天於父母不受其不正也舜之有父有子皆命之非正者特舜或順天或相天一受之以正耳若桎梏死者天命自正受之不正也唯天無正無不正故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有爲有致而後可以正不正言也天豈然哉

論舜禹益之避集註深谷可藏四字大啟爭辨自是立言不精此豈避兵避仇之比且南河之南更有甚山谷如仇池桃源也朱子抑云禮之常也乃是定論自堯以前帝王亦皆傳子到堯時始有此君禪相攝之事則三年喪畢總

已事終自不得不避者禮之正也天下諸侯將迎推戴而出自是奇特非禮之所恆有則亦舜禹益之所不謀既必不與望亦不須防備若有適嗣之可立己亦有先君之顯命兩者俱有可立之理自無心於去留一聽之天人而已何容心焉想來有天下而不與之心亦如此則已純乎天理而無可加矣朱子微又深說一步云唯恐天下之不吾釋益則求仁而得仁則又成矯異夫舜禹豈求仁而不得仁乎若必以天下之吾釋為幸向後堅臥不起又誰能相强耶堯舜禪授之說愚於尚書引義中論之頗詳想來當時亦不甚作驚天動地看唯其然故益之避亦甚尋常天

下之不歸益亦甚乎設此處正可想古之聖賢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妙若謂雖殺天下之不吾釋則幾與越王薰穴仲子居於陵一樣心胸雖可以砥礪貪頑而不足與於天理人心之至聖賢心迹與莽操懿裕天地懸隔不但相反而已欲知聖賢者當以季札子臧漢高帝宋孝宗諸葛孔明郭子儀一流作對證揀出仁至義盡來方有合處

或問朱均不順一說極爲俗陋羅長源作路史似亦爲此所惑舜禹當年是何等德業朱均雖不肖固亦不得不服矣劉裕心同懿操唯小有功於晉耳然當其自立晉恭帝且欣然命筆草詔況聖人乎有天下而爲天子不是小可

事云不順者乃似朱均可以手舉而標繫之者然負三家村學究見地也上世無傳國璽如漢元后之可執留者不成朱均介馬孤立大聲疾呼以爭於衆曰我欲爲天子耶俗儒樂翹異以自鳴亦不知量而已

慶源遠而去近而不去之釋兩而字下得不分明此是通論聖人處未仕之前就之爲近不就爲遠既仕之後義不可留則去道有可行則不去倘作一串說則不特孟子爲敷衍駢贅之句且既已遠矣蓋未嘗來而何得言去方其近也且自立於可去可不去之勢而亦何得遂定其不去耶

呂氏說有命無命處極精當正從孟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上體出顯義命之異肩後見其會南軒云禮義之所在即命之所在雖與呂氏小異然亦以見禮義之所不在便命之所不至也新安錯看得之不得曰有命將不得亦作命說不知命字自與理數字不同言命則必天有以命之矣故中庸註錄以蓋除諸勦擬之既不得矣則是未嘗命之也孔子曰有命者謂我若當得衛卿天自命之也得之不得曰有命者言當其不得則曰我若當得則天自命我而今未也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道則人有事焉命則天有事焉之詞若不求則不可以道言不得則不可以命

言矣或疑孔子以道之將廢爲命孟子抑曰莫非命也則不必受命得位而後可以命言矣乃孔子之言廢者則既得而復失之詞孟子之言莫非命者則以言乎吉凶禍福之至猶朝廷之一予一奪皆有誥勅以行其令也唯吉凶禍福大改異處故以天之有所予奪者而謂之命若人所本無因不予之人所本有因不奪之君子於此唯有可行之法而無可受之命故謂之曰俟俟者未至之詞也藉當居乎無得無喪之時而莫不有命則更何所俟哉故生不可謂之命而死則謂之命以其無所奪有所奪之異也不得不可謂之命而得則謂之命以其無所予有所予之異

也若槪乎爭不爭奪不奪而皆曰命則命直虛設之詞而天無主宰矣君子之素位而行若槪乎生與死得與不得而皆曰有命則一切委諸大造之悠悠而無行法尊生之道矣且不得而亦言命則是得爲常而不得爲非常君子而以非常視不得也又豈非據顯外以爲固有驚寵辱而生怨尤也哉天旣生人以後士則學農則耕天子之子則富貴士庶之子則貧賤日用飲食一切尋常事都不屑屑勞勞援之以命而唯人之自爲質此天之所以大而人之所以與能也世俗不知乃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於是有啖餡發糕破枕躁花之誕說以慫慂惰放逸者之自棄使

然則立乎巖牆之下亦無不可而其自云知命者適以爲誣命而已矣是與於無命之甚者也而況義乎槩於此而後知呂氏立說之精

萬章下篇

集註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是伊尹胸中至大至剛語然須於此看出伊尹偏處其云至大至剛者言氣足以舉之也須與孔子天下有道某不與易自有分別伊尹但在自家志力學術上見得恁地有餘謂己有此格君救民之道更不論他精粗軟硬無往不成若孔子則直與天地生物一般須如此生生長長收收成成不徒恃在己者

有此可化可育可亭可毒之用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說得極平易御廣大高明無可涯際在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學孔子處不徒以己有兼善天下之才爲本領也

孟子於聖上更加一個字已顯示聖功聖學更不容但在資稟上說若說資稟則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況三子之於孔子使孔子而天縱以聖爲三子之所必不逮則孟子之願學又從何處描摹耶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不可認作託言以誘學者使然則夫子此語早已不忠不信矣學者於此處若信聖人不過則直

是自棄者不足與言夫射者之有巧力力固可練巧固可習皆不全係資稟而巧之視力其精於學而不因於生也爲尤甚總緣用功處難學之不易得庸人媮惰便以歸之氣稟爾朱子言顏子所進未可量又云緣他合下致知工夫看得有偏云云深得孟子之旨即如伊尹在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使且就堯舜之澤生民上著意及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只在以其知覺覺天下上看得仁義之用則亦似未嘗向靜存動察中體備著位天地育萬物大合煞處分明至極也則使三子者以孔子之下學上達者爲作聖之功亦何資稟之可限乎三子之得爲聖

是他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故造其極而無所雜乃其以人欲之淨行天理之所流則雖從縈澈條逆而一從乎天理流行之順道者一逕藉直做去則固於天理之大無外而小無閒者不能以廣大精微之性學凝之蓋人欲之淨天資之為功半於人事而要不可謂無人力若天理之廣大精微皆備而咸宜則固無天資之可恃而全資之人事矣孔子吾十有五一章自說得工夫何等縝密雖在知命以還從容中道之妙非期待刻畫以為功而其存養以洗心退藏者要豈一聽之自然乎故孟子言聖智之事兩事字恰緊與必有事焉之意同此或未察乃云為學者言之則

聖人之聖智既絕乎人事矣學者乃以事學之豈非擬登天而以梯耶夫射者之習爲巧也固有內正外直審幾發慮之功學者之所必習亦羿之所必習也故人可使學爲羿而豈羿之巧自性生爲人事所必不至者哉唯釋氏爲怪誕亡實之論以欺人故裝點就未離母胎已證菩提隍地七步唯吾獨尊一派淫邪之說聖人之道人道也君子之學聖學也亦安有此耶故知歸三子之偏於氣稟蓋朱門諸子誣其師之印可而非朱子之云然

東陽云此章學字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非也如伯夷求仁得仁而無怨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幡然一改而伐

夏救民此豈更有未化者哉大而化之化與中庸之言變則化皆固有在己在物之分然於己未化則必不能化物而不能化物者亦即己之未化也如夷惠之流風興起百世之下伊尹格正太甲俾其處仁遷義則旣於物而見其化矣是豈其居之爲德者猶有所維繫而不能達於變通者乎孟子曰伯夷隘隘似與化相反故東陽疑之而其實不然太同中之條理有其化一致中之條理亦有其化也人欲淨而天理行則化自順伯夷之隘固不與鮑焦申徒狄一流私意用事悁戾疾物者等故鮑焦申徒狄滿腹是怨而伯夷不然求仁而得仁固已優游厭飫於天理之中

無往而不順矣伯夷之隘隘亦化故曰聖之清伯夷之化化於隘中則雖聖而亦隘也孟子之答浩生不害於聖上又加神之一位蓋以三子爲聖而孔子爲神曰聖之時時則天天一神矣易曰化不可知化自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如春之必溫秋之必涼木之必落草之必榮化之可知者也三子所得與之化也物之品物流形者而以各正性命各正性命者而以保合太和元亨利貞用於至微而體於至顯春夏秋冬有其定位而無其專氣化之不可知者也孔子之所獨也孔子之異於三子不於其廣大高明之性而於其中庸精微之德故以射之巧譬之不能化則無

以行道猶射者之不能至知鮑焦申徒狄之清鄧禹陶侃之任東方朔阮籍之和行將去便與道相離斷三子御一道順行去更無蹤跡差池是可謂大而化之矣不知者乃謂孔子能化而三子不能直將化之一字看得玩妙無定殊誰孟子知聖之深則直在洗心藏密處揀出極深研幾之妙蓋化之粗者便奇特亦自易知日月之光照江海之汪洋是也化之精者即此易知處便不可知水之瀾日月之容光必照也兩者俱化而可知不可知分焉不可知者藏之密也日新而富有者也何嘗有遐陵變幻爲出於三子所化之外別有作用也哉化則聖也不可知則聖之時

也化則力之至也不可知則巧之審中於無形者也以此辨之則以言三子之德也不誣而學孔子也亦有其津涘矣

不可知只是不易見非見之而不可識也人之所不易見者唯至精至密者而已雖云不可知卻是一定在如巧者之於正鵠然天之有四時其化可見其爲化者不可見若人所爲使大綱露出本領來分派下做作用賞則喜之形罰則怒之形儘他奇特都有跡在如伯夷之淸其始如是則終莫不如是可以揣著摸著算定總爲他在粗枝大葉上有規模立軌則若天之有時絪緼密密而所以爲寒暑

生殺者總在觀不見聽不聞之中孔子之不顯其德以爲栽於無聲無臭者下學而上達知之者惟天人在作用上著心目則更無親切處也乃其所以示人則又無所隱而若未有知者然非使人見之而不能測識之如異端之所謂神通者比此以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求之則庶幾不差學者未到孟子知聖地位月就博文約禮上討線索終定仕止久速看他功用鮮不迷矣

程子以孔子爲乘田則爲爲司寇則爲孟子必欲得賓師之位定孔孟差等如此說道理是將孔子竟作釋氏一乘圓教四無礙看聖人精義入神特人不易知爾豈有於此

亦可於彼亦可大小方圓和光同塵之道哉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與易六位時成之義同豈如世俗之所謂合時者耶春夏秋冬固無一定之寒暑溫涼而方其春則更不帶些秋氣方其夏則了了與冬懸隔其不定者皆一定者也聖賢有必同之心理斯有可同之道法其不同者時位而已一部周易許多變易處只在時位上分別到正中正當以亨吉而无咎則同也故孟子以論世爲尙友之要道孔子之先自華督之難奔魯而仕於魯到鄹大夫時亦爲魯之世臣矣春秋時世祿之法未衰而士之子必爲士而仕者非有大故必於其宗國則孔子旣爲鄹大夫之祿自不

得不仕乘田委吏爲職雖小而亦並仕者初登仕版所必循之階豈可以我有聖德而操一不屑之心乎古者五十始爵乃命爲大夫周禮固在不容越也孔子之爲此自在蚤歲義之宜道之正而豈故爲委屈耶孟子雖魯之公族而失其祿位降在皁隸者已久魯繆平之世三家不復執魯政疑悼公元公盡去三桓不復列其子孫於在廷矣孟子於宗國無可仕之階迷游道既通則已在五十受爵之年固不容自乞卑官以枉道辱己且齊梁之君卑禮厚幣聘之以來若更自請散秩以受微祿不承權輿而甘爲折節愈不可矣抑樂正子固云前以士後以大夫則孟子曾爲士矣未嘗必得賓師而後仕也孟子

旣以抱關擊柝爲祿仕之宜則其不必賓師之位者可見
孔子道不行於魯不脫冕而行則其處司寇者與處乘田
委吏之去就固不同矣聖人居上不驕在下不憂方必至
方圓必至圓當方而方則必不圓當圓而圓則必不方故
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而豈有方圓無不可
之理哉學者之大忌在推高聖人以爲神化不測而反失
其精義入神合規應矩之大經則且流於俗學入於異端
而成乎無忌憚之小人矣
朱子譏賈誼失進言之序斟酌事理允爲定論從來評賈
生之得失者未能及也古者大臣坐而論道以至庶人工

瞽咸可進言然庶人工瞽之所言者必非百官之所言小臣之所言者必非大臣之所言也唯大臣所論者道則朝廷之建立因革一切制治保邦文章度數須通盤徹底料理一成局而陳之以授百工之作行若居言職者則必有愆而後繩有繆而後糾方無愆繆且不可立意思逞議論徒增聚訟有官守者則在兵言兵在農言農在禮言禮以專治其事則利害親而言之無妄也至於庶人工瞽之諫則又必國家顯著之事理介於得失安危之大在廷者蒙蔽不以上聞而後可陳其一得以待採焉今誼所言者外制匈奴內削侯王上求主德下正民俗以洎乎禮樂制度

正朔服色爲天子所操三重之權者巨細畢舉盡取漢家之天下畫一成局而欲竟授之有司遵而行之此大臣所從容坐論於燕閒之道而誼以疎遠小生輒以紙窻竹屋之所揣摩者提朝野中外以唯其所指使則是以天下爲佹得佹失試少年議論文章之物而可哉故知位卑言高急於自衒之罪不可以加之朱雲鄃讀鄭俠陳東直言敢諫之士而唯誼允當之而詆了之旨本以爲爲貧而仕者留一優游進退之局以盡其素位之道非概以出位而言責小臣而歸言責於大臣義自著明無容藏也

不敢見禮也不可召義也一章之中縱說橫說乃於義禮

二字條理則自分明如云且云何敢云奚可云豈敢云況乎直徑情出禮行常經義緣事制雖合夫義之宜者則雖禮之所無而禮自可以義起如若欲有謀則就之堯與舜迭爲賓主一合於尊賢之義則當其行之不悖乎禮之不中於節文而不必引君尊臣卑之禮以守其不敢矣若禮所本有則義卽不宜而一以禮之經爲宜如孔子非爵君之所可召而召必赴焉則禮有其常爲禮屈而非爲勢屈於義固宜抑不必據不可召之義以自亢矣禮義相爲錯綜以成經緯固有合一之理乃聖賢審物度己則必旣求之禮又求之義雖求之義亦必求之禮無不可者而後決

然以行其志此孟子所以不陷於一偏其以養君子之剛大者即以定人道之高卑乃知王前士前貪賤驕人之說苟自矜厲以傲典禮而躐驕于門者既以自辱其身而犯上干主其越禮踰分亦已甚矣註錄未悉

易位之事後世所以不可行者非孟子之言不可通於來今也霍光行之畢竟是胡亂蓋封建之天下自與郡縣異到秦漢以後天下事大段改易如此詭異事更不可倚古人行跡恭按且孟子所言要爲諸侯言爾諸侯危社稷則貴戚變置之抑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旁告四鄰可以相信相從而貴戚之卿雖首發策亦無嫌於犯上若夫天子

之不可易者非徒三仁不能行之於紂三代之末主之失道者多矣從未有爲此舉動者蓋天子之於臣純乎臣者也古者諸侯之卿命於天子則不純乎臣者也亦幾與今之首領同不純乎臣而上又有天子可以請命則雖貴戚之卿易之而實天子易之矣若四海一帝九州一王君雖不君誰敢制命自己而徼幸以成非常之事哉委任權力亦何足恃而可以爲三仁之所不敢爲乎此霍光之所以不學無術而釀山禹之逆司馬昭桓溫所以爲梟獍之魁而不可道也

讀四書大全說卷九終